

叢小劇部今

睛眼的民人出不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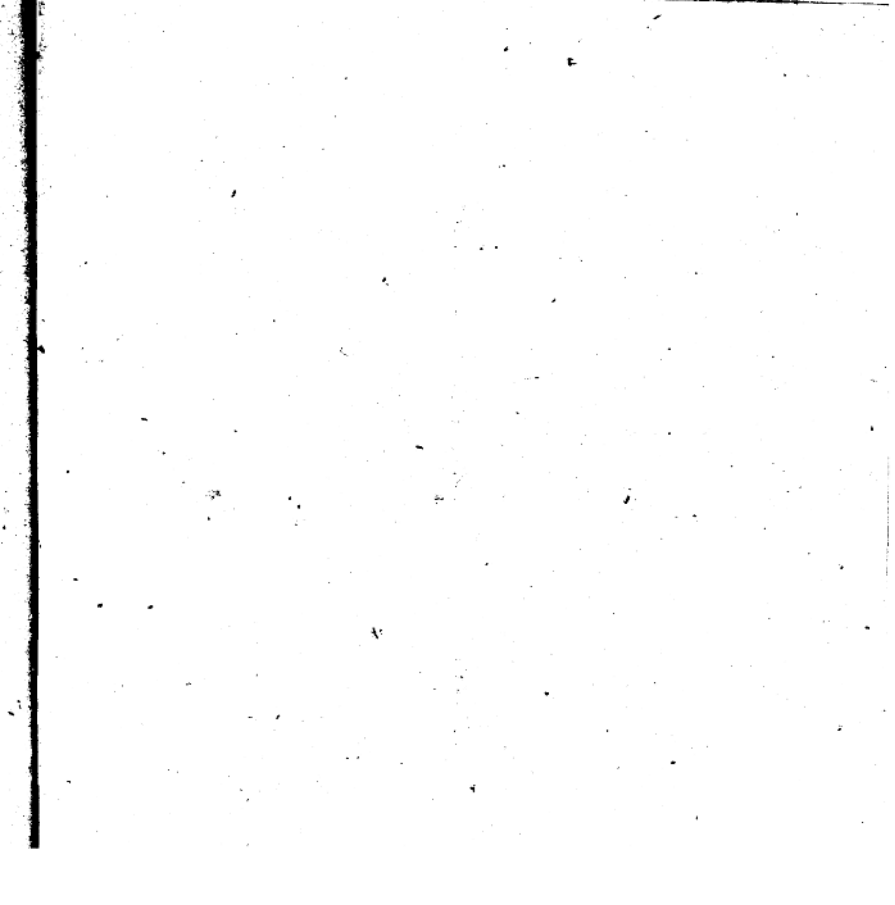
仁之譚

新學如
子知

泥土記

逃不出人民的眼睛

譚之仁



第一幕

時間 一九四九年五月，大上海面臨解放的前夕。

地點 一間匪特們常所聚會的小閣樓上。

人物 老耿（即下一幕裏的劉林）二十八歲，是匪

首毛森屬下的少壯派中堅人物。幹過青年軍「二〇五」師組訓員，對反人民的勾當，有長期的工作經驗。

胡毛子 是老耿手下的所謂「基本幹部」，才二十二歲。毛手毛腳，處處顯得流氓氣。

木瓜 一個年青的「失足份子」。性懦弱，不

甘心作惡，却又沒勇氣反抗。

密斯洪 二十三歲的女特務，性刻毒。上海交際場合女人打扮，華麗而庸俗。

張揚 男，三十歲，也是老耿的同夥。

幕啓

炮聲，槍聲不斷。配合着這種緊張的氣氛，舞台上顯得極度的零亂：打開着的皮箱，滿地的碎紙片，還有那缺了圖釘，倒掛着的蔣介石的像，和破桌上的半截洋蠟。不用問，這一切的情形就很明顯的告訴了觀眾；這一班傢伙的「樹倒猢猻散」的日子是來到啦。老耿出去參加最後一次的「緊急會議」去了，胡毛子等四人，正在屋內焦躁地守候着。

胡

（橫躺在老耿的床上，發洩地抽着烟）密斯洪，幾

點啦？

洪（正在對着一隻破臉盆焚燒文件，看了一下錶，愛理不理地）五點三刻。

胡（不安地）老耿怎麼還不回來？去了五個鐘頭了。

張（立在窗前守望）聽老耿說，今兒是「緊急會議」，依我看哪，還指不定要等到什麼時候吶！

胡（鄙棄地）還他媽開「緊急會議」哩，是什麼機會兒啦？眼瞧着咱們就要完蛋了，光開會有個屁用？

張（附和地）就說是，光開會有……（發現密斯洪的不愉快的眼神，馬上改口）噢，噢不過毛子，你倒是着個什麼急呀？

胡（憤憤然）我不着急？你們想想嘛，這是什麼時候啦？共產黨打得這麼「結棍」，上海都快保不住了，難道開會就頂事？說不準，過了今天晚上，這兒就是別人的天下……

木（一直就坐在一旁凝神，被毛子的話嚇得一驚）呃？是真的嗎？毛子。

胡可不是真的，誰他媽這個時候還和你開玩笑！

木（囁嚅着）那，那，我……

胡（嘲笑地）你，你怎麼樣？你的老婆是不是？對不起，那也只好讓共產黨來共一共了，哈哈……

木（神經質地）啊——

張唉，何必哩？毛子！

洪（憋不住了，冷冷地）我說毛子，共產黨究竟給了你多少錢，到這兒宣傳來啦？這兒成了別人的天下，就該有你混的嘍，是不是？

胡（碰了釘子）怎麼？我說的是假話呀？可不是人家就興的是「共產共妻」？

洪人家「共產共妻」，也犯不着你說。

胡好，好我不說，我不說。（突然一陣緊密的機槍）嘿，你們聽聽，多夠瞧的！像這樣激烈的攻勢，我們的軍隊要能守得住那才怪哩。

木（不信地）可是，可是，我今兒早晨從滬西來，還看見滿街都掛着國旗，說是慶祝咱們浦東大捷，我們的軍隊不是打了勝仗嗎？

胡張

（同聲）那，哈哈……

胡

（笑）嚟，木瓜呀，我說你真是木瓜，浦東大捷；打勝仗？就別做夢了吧！

木

怎麼？難道全是假的？

洪

（氣不過）就沒有瞧見過你這種傻瓜！

胡

不掛國旗，不叫老百姓慶祝勝利，咱們的軍隊怎麼好意思從浦東撤退呢？金蟬脫壳之計，妙就妙在這

一點。

木

（無依靠地）那我們該怎麼辦呢？老張，密斯洪？

張

木瓜，別害怕，一會兒老耿回來會有辦法的。

洪

只要今兒上面開會有了結果，轉移，或是留守，那我們就好行動了。

木（不安地自言自語着）轉移，留守，想辦法……

胡（依舊牢騷）有什麼好辦法想呀？有辦法的，人家早就腳底擰油——溜啦！甬說別的，就拿咱們的總部來說吧，一個星期之前就已經轉移到舟山羣島去了，老金坐飛機去了香港，就連江小狗子這小子也走了鴻運，昨兒還在愁着沒路走，可是今兒一大早方主委就把他帶到台灣去了。

張（羨慕地）啊，江小狗子也去了台灣？

胡可不是，這小子的時運真不壞。唉！就屬咱們頂沒辦法了！

洪毛子，我覺得你句句話都是患了失敗主義的毛病。胡誰？我？我是失敗主義？好，就算我是失敗主義。

可是，（諷刺地）密斯洪，有誰能和你比哩？除掉拿津貼之外，老耿又待你不錯（輕佻地）喏，特別看重你，別人沒辦法，就憑你是個女人，還能沒辦法？所以嘛，你也落得個不着急，是不是？

洪（怒）死毛子，你瘋啦？老耿怎麼待我好？你說！

胡（滑頭地笑）我看說不說反正你肚內明白，哈哈：

洪（氣急）好小子，我非揍你！（起立追打胡毛子，

毛子滿屋竄躲）

張（攔不住）唉，唉，二位，二位，這是什麼時候？

（洪不聽，仍追胡，適老耿進來。）

木（起立）隊長來了！

耿（鐵青的臉）毛子，你在幹嗎？

胡（嘻皮笑臉地迎上去）啊，沒什麼，隊長，您回來啦！

張隊長，會開得怎麼樣了？

胡（急性地）發給咱們轉移費沒有，隊長？

耿（沒好氣）你少說話！

洪那回少了你的錢呀？

胡（看洪一眼又看耿一眼）是，隊長，我不說話。

張聽隊長說正經的。

（五個人湊到桌邊，洪點上洋蠟，槍炮聲愈緊，）

耿（嚴肅地）情況很緊急，上海說不準今晚就有變化。

木（神色大變）啊——

胡（又插嘴）看，我說的沒錯吧？

耿（斥責地）你他媽聽我把話說完！（停頓）大夥兒開會，也沒什麼好主意，情勢變得太快，人心全亂了，大家都惦記着逃命要緊，這會兒誰也沒轍了。五個小時的討論，決定將咱們工作隊分成三個應變小組，第一組留守，鑽進工廠進行破壞，第二組嘛，去皖南，組織皖南工作隊，擾亂他們的治安，和破壞他們的社會秩序。

洪那，我們呢？

耿我們是第三小組，工作地點是北平。

胡（同時）呃？北平？

耿呃，北平。主要的還是文化機關，我們得想法兒離

開上海，混到北方去。到了北平以後，我們應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條件，進到學校，或是報館裏去，做組織和破壞的工作。

胡（得意地）這是咱們的拿手好戲。

張 毛子，你可別先得意，這一次的工作不像以前，是不能公開活動的，搞得不好，當心你腦袋搬家。

耿 對，張揚的話說得不錯，這一次的化整爲零，也是不得已的事，我們可得加倍小心，要不然，準玩完。經驗會告訴大家：共產黨的學生是最不好對付的。首先，我們自己要裝得像是那麼回事，才叫人家看不出來。

木 那幹嗎就偏偏讓咱們這小組去北平呢？

張 這還不明白嗎？第一，咱們的人馬比較全，第二，又一直是搞的學校工作，剋輕就熟嘛。告訴你，別人想去還去不成哩！

張 說實話。

木 （嘆氣）唉——

耿 到北平以後，毛子和密斯洪可以去投考大學，我利用復學做幌子也可以混進去，你們（指張揚和木瓜）還是担任聯絡和外應，這些話，大夥都記得嗎？

胡 沒問題。

張 記得。

耿 好，這裏是上面撥給咱們的轉移費，一人是這個數

（伸五指作比）。

胡（滿意）嘿，他媽的夠瞧的！

耿 現在就發給大家。（把錢一分分給大家，最後遞給木瓜，木瓜不接）噢！怎麼？木瓜？

木（低下頭）我我……

耿（不懂）是嫌少嗎？

木（聳聳着）不，不，隊長，我，我是想說可不可以請求讓我留守？

耿 留守？為什麼？

木（畏懼地）我實在不……不想到北平去，或者，最好讓我回……回四川老家，我是四川人……（苦笑）

耿（懂得了他的意思，一步步猥猥地走近他）啊——

木瓜，原來你是不想幹啦？

（後退，感到毛骨悚然）哦哦，不，我是想……

（皆驚）木瓜，你怎麼啦？

洪張胡

（無表情地，突然握住木瓜的膀子，用威脅的聲

調）告訴我，木瓜，你要怎樣？

木
（手足無措）隊長，我不怎麼樣。

耿
（縮回手）我早就知道你準會變卦，可是木瓜，我

得提醒你一句，幹咱們這一行，可不是他媽的逛窯子，由得你愛進就進，要出就出，你難道忘記了總務長的話了嗎？「做這種事，就是終身職業。」你想中途洗手，乾乾淨淨地走出去，那你，就甯做夢了吧！（竊笑）嘿嘿……（取火吸煙）